

炎

えんちゅう

昼



KYOGOKU NATSUHIKO

书楼 吊堂

しょうろう

とむらいどう

文
景

Horizon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[日] 京极 夏彦 著

王华懋 译

炎

えんちゅう

昼

书楼 吊堂

しょうろう

とむらいどう

KYOGOKU NATSUHIKO

[日] 京极 夏彦 著

王华懋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书楼吊堂：炎昼

[日] 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廖 婧

实习编辑：颜晓珂

营销编辑：王园青

封面设计：山川制本 workshop

版式设计：安克晨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印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制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：11.75 字数：250,000 插页：12

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52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5759-0 / I · 18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楼吊堂：炎昼 / (日) 京极夏彦著；王华懋译

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9

ISBN 978-7-208-15759-0

I. ①书… II. ①京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4248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
景

Horizon

日 | H o r i z o n
系 |

社 科 新 知 文 艺 新 潮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探
書
柴

事^じ
件^{けん}



探
書
拾

変
節

へん
せつ



探
書
拾
壹

无
常

む
じ
ょう



探
書
拾
貳

常
世

と
こ
よ



探
書
玖

隠いん
秘ひ

125



探
書
捌

普ふ
遍へん

63



探
書
柒

事じ
件けん

1



〔一〕 ふよう 木芙蓉

《牧野日本植物图鉴》

牧野富太郎

莲花好似糕点，芙蓉花却像妖怪。为何我会这么想？就只是这么感觉，没有个所以然。

儿时我常被遣去寺院。

那所寺院每到夏季，中庭的池塘便开满了莲花。莲花花瓣的尖梢染成鲜红，看在幼童眼中，感觉似乎甜蜜蜜的。中间是黄的，纯白的花瓣由此伸出，渐渐地晕成淡红，再倏地转为浓艳，边缘处与其说是红，不如说更像牡丹的丹红。

看起来就像砂糖糕点吧。

不过看似相同的花，睡莲却不像糕点。睡莲同样开在水面上，形状和颜色亦相去不远，却不知何故，看上去就只是漂亮的花。

莲花即使是纯白的，也像是糕点。

我觉得有点好笑。

当然，我未曾试着去吃它。不管看上去有多美味，我也不曾想过要吃莲花。尽管十岁前的事我早已不复记忆，但应该知道那并非食物。

但是，每当看到莲花，就不可思议地感到甜蜜。

不消去尝，甜蜜也溢了满口。

现在已不会如此，但莲花像糕点的印象就是挥之不去。

然而即使看到睡莲，也不会涌出甜味。

芙蓉也长得像莲花。有人告诉我，莲花以前也叫作芙蓉。至于日本还是中国如此称呼，就不清楚了。据说为了区别，莲花叫水芙蓉，芙蓉叫木芙蓉。

我不记得第一次看到芙蓉是什么时候了。

但我依稀记得，它令我相当困惑。

没错，是困惑。

芙蓉并非什么稀奇古怪之物。我记得这种美丽的花，也被拿来比喻佳人丽人。

然而，我却觉得它看起来像妖怪。

什么地方像妖怪，我解释不来。况且妖怪是什么，我也懵懵懂懂。不过，不是古时的戏里头出现的幽魂那些，而是孩童将包袱巾之类的布摊开或披在身上，哄闹“妖怪来啦！”的那种，所以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。

不。

应该有那么一丁点可怕吧。但不是背脊发凉、毛骨悚然那种可怕。

就像忽然开了个大洞。

或是被异国的人目不转睛地凝视。

类似那种感觉吧。

就像是大小、色彩，所有的一切都有那么一点儿不对劲的花。

我现在依然这么感觉。

还有，芙蓉总是突然出现在眼前。

或许也是这个缘故。吓一跳是不至于，但会让人有点愣住。不过这样说或许像在找碴，毕竟芙蓉又不会自个儿冷不防冒出来。花只是兀自在那儿绽放着，应该说是我自说自话地去到看得到芙蓉的地方，自说自话地愣住才正确。

即使如此，我就是觉得芙蓉看起来不同于其他的花。芙蓉总是

毫无前兆地突然跃入眼帘。

这也是让我觉得像妖怪的地方。

妖怪这个比喻，也让人莫名其妙呢。妖怪总是既唐突又诡异，外观有一点——有那么一丁点不对劲——就是这样的东西。就是那一丁点不同，有时让人害怕，有时让人失笑，有时让人悲伤。我这么感觉。

我恍惚地想着这些。

这是我生平头一回思考妖怪。

需要思考妖怪的状况，原本就难以想象，纵然遇上那种状况，也不会去想吧。

这种花到了傍晚就会凋萎。

芙蓉是只开一天的花。

与真的妖怪不同，入夜以后就不见了。

然后到了明早，又轮到别的妖怪绽开怒放。

我对着这妖怪花看得心旌摇曳。

没想到这种地方居然开着芙蓉。

芙蓉树另一头的土地低洼，看不清楚，但深处有一片杂林，再过去有条河。河的对岸已是一片朦胧，再过去看得到疑似城镇的黑影。

应该是邻镇。

不过那只是一片黑影，或者说一团雾霭，更远处的高台看得还更真切一些。

只要去到那里。

一定就……

不。实际前往一看，一定没什么，就只是座普通的城镇。只是两处之间的距离让寻常的城镇看上去像雾霭罢了。从那边看过来，肯定这边才是一团雾霭。

哪一边才是真的？

真希望雾霭才是真的。真希望自己也是雾霭，去到的那里也是雾霭。如此一来，就可以融为一体了。同是雾霭，就没有界限。一切都化成雾霭，就没有彼此之分，就不会起纷争了。

我想着这些。

所谓愚不可及，就是指这样的思考吧。

父亲开口闭口就是“视野变差了”，动辄便说“御一新¹前可以一眼望到哪里”、“那些建筑物挡得什么都看不见”。

但我觉得现在也看得够远了。

况且就算看得到，走不到，那也是镜花水月。

为什么会想看到那么远的地方？

日头渐渐攀顶了。

快正午了吧。我很后悔没有带阳伞出门。阳光照得额头热辣辣的，皮肤也渗出汗来了。我正兀自寻找荫凉处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道清朗的叫声，小姐！声音来得太意外，我吓得轻喊了一声。

“啊，吓着你了吗？”

声音说着。

“离草丛那么近，会被蚊虫叮咬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我回答得恍若无事，但其实大受惊吓。与其说惊吓，不如说是害怕。然而表面的自己却无视这样的心情，擅自反应。

我提心吊胆地回头，看见两名男子。

一个人对着我，另一个望着远方。

对着我的男子，是个体态圆胖、脸形方正的绅士。小巧的圆眼镜看上去就像贴在脸上。

“啊，抱歉。”

长相令人望而生畏，但态度亲和，而且衣着整洁，不像个无赖汉。似乎不是坏人。

望着远处的男子体面地穿着剪裁高级的衣物。虽然撇着脸，但面庞纤细，似乎是个五官分明的美男子。

“你不该随便向陌生妇人攀谈的。看，人家都被吓着了。”

“哪有吓着？再说，这位不是妇人，是小姐。如此清纯可人，应该形容为稚气未脱的少女才对。”

那就更不应该了，长脸的男子转了过来。

相貌精悍。一双浓眉特色十足。

“你矜持点好吗？你就是见人家是个楚楚可怜的少女，才会搭讪人家吧？”

真冤枉！圆眼镜男子顶出宽阔的下巴，瞪住年轻人：

“我说松冈，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？成天就只在乎名声、面子那些的。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但未免过头了。”

“这不是名声或面子的问题，而是道德或节度的问题。”

“你是在说《礼记》吗？是要搬出‘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

食’来吗？”

“不是那样。”男子挑眉说。

应该才二十出头，态度却相当沉稳大方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这样会招人误会，让你洁身自爱一点。”

“洁身自爱什么？我又不是意图不轨，只是想问个路罢了。问路哪里不洁身自爱了？令人费解。你看看四下，松冈，连个人影都不见啊。这儿要是有农人，我自然会问农人；有老人，自然会请教老人。但这儿除了野狗以外，就只有这位小姐，教我还能问谁呢？日头愈来愈烈了，继续在这艳阳天底下迷路下去，人都要给晒昏了。喏，你头顶有帽子，但我可是忘了戴帽子出门啊。”

圆眼镜男子说道，用食指戳了戳剃得干干净净的太阳穴。

细脸绅士细长的内双眼皮眼睛扫向我，露出苦恼的神情。是在表示他很过意不去吗？

“录兄，即使如此，你还是太欠考虑了。一个妇道人家，这种时间一个人独自站在这种地方，你就没想过或许有什么苦衷吗？”

“什么苦衷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虽然不知道，但任谁都不会无缘无故站在这种地方，你应该考虑一下个中缘由才对。你就是缺乏观察力和想象力。”

“顾忌这么多，还要怎么问路？就算是悠哉阔步走在路上的老头子，也不晓得心里头在想些什么啊。或许人家也正面临天大的难题，就是为了忘怀，才刻意装出悠哉的模样也说不定。这种事是外人无从推量的，没有人懂的。要想象，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，但任意揣测，岂不反而失礼吗，松冈？”

“请问……”

我出声，两名绅士同时转过来，异口同声地说，失礼了。

“啊，真正失礼。其实呢，这小子正为爱神伤，似乎对异性感到绝望了。”

“喂，录兄！”

名叫松冈的精悍绅士露出厌恶无比的表情。

“你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胡说些什么？那件事……”

好了好了。被称为录兄的男子做出安抚的动作：

“哎呀，再三再四丢人现眼，真正不好意思。不过我们可不是什么可疑人物。我是……我想想，啊，小姐知道尾崎红叶²老师吗？就是眼下正在《读卖新闻》进行连载，大受好评的小说《金色夜叉》的作者。”

不巧的是，我没有读过那部小说。

家里不太让我读小说。不，坦白说，我连一部小说都没有读过。如果想读，就会挨骂。祖父说女人读什么书，父亲说学习文化是好事，但小说是俗恶之物。

不过我听说过这个名号，因此应道“知道”。

“我是老师的徒弟。”

“什么徒弟？”

松冈先生说，就像在还以颜色。

“大言不惭地说这种东西我也能写，投入老师门下也就罢了，但你不是两下就跑了吗？”

“我才没有。老师又没把我逐出师门，我现在还是门下弟子，而